

# 手艺人 的家国情怀

## ——评徐风长篇小说《国壶》

◎ 施战军

徐风新著长篇小说《国壶》，以近百年的跨度、相隔四十余年的两场中日战争为背景，描绘了两代紫砂艺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和家国情怀，讴歌了草根艺人在民族危难之时所展现的崇高气节和精神风范。作品由一把紫砂壶引伸出华夏文明巨大的人格力量，展示一种地道的中国情调、中国气魄乃至中国生活方式。全篇既有惊心动魄的宏大叙事，波谲云诡的故事情节，也有对江南古镇秀美山水的细微描摹，对异域他乡风土民俗的生动写意，更有对紫砂这一神秘的传统工艺“天人合一”高境的深入诠释。

在《国壶》研讨会上，有人说这个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，我不这样看。两个壶王的故事是怎么来衔接的呢？事实上存在着这么一个有贯穿和衔接功能的人物，他叫武小够。武小够这个人物具有结

构功能，因为他是一个明白人，活在两代壶王的生活情境里，见证甚至参与了壶王人格的形成。在他身上能看到一种在我们中国过去农耕时代形成的乡村体制，他代表着卫护道统的力量。

小说内在结构，是家国理念。阿多跟阿宝的对比，一个持家一个败家。很多阿多的品质、命运等都是通过阿宝眼睛看出来，阿宝的嘴说出来的，有些地方特别精彩。比如说“牛吃草，鸡吃骨，各人自有各人福……”这是阿宝对阿多的叙述。阿多的很多经历、很多

心境都通过阿宝这面扭曲的镜子照出来了。武小够身上存在的是传统人格的话，反射到阿多、阿宝身上呈现的是一种家道的曲直。我们从两代壶王的成长经历上看到了艺德、人格，又从而来和日本人的接触中看到了国格。这种层层递进的理念，支撑了这部小说的结构。还有，小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——滩簧戏，大家可能没有注意，滩簧戏不断出现，使得小说有了一个背景音乐。滩簧戏里面所含纳的东西太多了，一方面模模糊糊、混混沌沌的表达式

物的矛盾与纠结，另一方面，它非常明晰地把爱国的情感寄托到小说人物身上。

我们回头看一下，写手艺人这一类文学作品，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。手艺人小说也分成几种，比如说《鲁班的子孙》这是针对时代变化的，师父对于手艺有信念般的坚守，徒弟则只想着机械化作业可以挣大钱；再有一种就是汪曾祺那些人，通过他们的小说展现的是一种人性、宇宙；还有一种就是综合了前两者，比如说江苏作家储福金

的长篇《黑白》以及“棋语”系列短篇小说。徐风的这部小说，是在我看到的将手艺人技艺、人文境界与历史时代综合得最好的，通过很自然的叙述展现出来，这个功夫非常了得，值得我们肯定。

近代以来，中国除了紫砂，几乎很难有其他手艺人能与日本相比。紫砂成为我们国家手工艺制作的一个精华和代表。这部小说在器形上、构思上问题不大，唯一一点不足的地方是，小说还有可以提升的叙述空间，若是能再写出它的迷人手感，那便更好。

# 电影编剧写的散文

## ——读吴念真的《这些人，那些事》

◎ 王安诺

上世纪八十年代看过吴念真编剧的电影《老莫的第二个春天》，最近看他的散文集《这些人，那些事》，似用写电影的方式写散文。普通的题目，短小的篇幅背后，是曲折起伏的故事。作者隐身，多为特定场景转换以及人物活动推动情节。读起来，字里行间有一种动感和画面感，演绎的则是人性、命运、情感。一共六七万字，倒有38篇之多。有的篇章展开一下，就是一部好电影。

作者很善于运用电影特有的节奏感，在轻重缓急中掌控读者的情绪。往往起笔从容、舒展，好像很多电影开始时很日常化镜头的摇移，却在不着痕迹中蕴积，最后那一记穿透是冷不防的，直刺心头柔软之处。再回首全文，余味无穷。最喜欢《思念》。二年级男生喜欢同桌女孩，刚露牙尖的、微妙

的性意识写得真好：看她咳嗽好辛苦想代她咳，想用自己的手包住她的小手写字……女孩要移民了，男孩不懂这变动的分量，飞跑回家翻地图，哈哈笑着打电话告诉女孩“你知道你们家多伦多附近有什么？有破布呀（瀑布）”。女孩走了，生活照旧。一天，男孩兴奋得满脸通红地跑回家：“她的头发耶”，“大概以前夹到的”。当爸爸问：“要留下做纪念吗？”男孩忽然安静下来，拼命地摇着头，眼睛冒出不知忍了多久的眼泪，用力抱着爸爸的腰……忘情地号啕大哭起来，而手指却依然紧握着那几条正映着夕

阳的余光在微风里轻轻飘动的发丝。什么是分离和思念？孩子终于初识。人生还有诸多滋味在前等着他。《寂寞》一篇中，尽管继父对她很好，女孩却始终冷漠。继父死后，她看到遗物里有一张自制的“全家福”：她和每个家人的单个照片被翻拍放大加框摆放在桌上，继父坐在后面用手环抱着相框朝着镜头笑……泪如雨下。

要将复杂的人生、命运、爱情，浓缩凝聚在短的篇章里，必须有好视角。作者擅长从最日常的一隅入手剪裁和挖掘，串联细节，《秘密》写一个女人的悲惨命

运，丈夫死亡，抚恤金被婆家占去，最后一步步为生活所迫沦为暗娼。全文是一个掌握秘密的写信者视角。《情书》里，被男生当作爱情表白采来的木棉花，最后打动女孩的心。很多年过去了，男生在一次酒后为一个生意场上的女人也摘了木棉花，并有了一夜情……木棉花贯穿爱情和情变，反映曲折复杂的人心。《遗书》则从哥哥的角度，又爱又恨地写出弟弟苍凉的一生……最令人震撼的是《茄子》，竟然是一个惨烈的卧轨自杀现场的联想，作者详细描述四分五裂的尸块在烈日下变色变味的景象，其实刻画了当事人的性格和内心。为了纪念这位老兵，作者把自己电影中的主人公取名为老莫，就是《老莫的第二个春天》。



## 新书推荐



《维特伯爵：俄国现代化之父》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、苏联史权威西德尼·哈凯夫积毕生学识的封笔之作。近日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引进并出版。谢尔盖·维特伯爵（1849~1915年），沙俄帝国晚期的交通大臣、财政大臣、大臣会议主席、首任总理，是一位才识非凡、能力过人的卓越政治家和经济战略家。维特实施了俄国的关税保护制和金本位制，促成了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，推动了俄国的后发工业化与现代化，缔结了终止俄日战争的条约，主导了俄国向立宪君主制的转型。本书通过维特伯爵非凡的生平故事、经济战略和治国业绩的迷评，生动地还原了沙俄晚期国家在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的真相。

# 贫穷：文明社会的顽疾

◎ 陈华文

印度经济学家阿比吉特·班纳吉和法国经济学家埃斯特·迪弗洛，为了探求贫穷的本质，花了15年的时间，深入世界五大洲的18个国家和地区，从穷人的日常生活、教育、健康、创业、援助、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等方面进行研究，合作撰写了《贫穷的本质》这本著作。在这本书中，两位作者以大量具体的故事和数据，揭示了贫穷背后的真相。

本书中的资料显示：目前世界上还有10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穷人的数量占据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。当今世界，很多人把目光聚焦在财富精英身上，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贫穷，关心穷人。如果这个社会的穷人太多，那社会最终将走向溃败。对于社会治理者而言，衡量社会幸福指数重要标准，那就是消除贫困，广大的人们安居乐业。

在世界各地，对贫穷标准的界定也不同。比如在经济发达的美国，如果在城市里没有别墅，只能住廉价的公寓房，且靠政府救济生活的人就是穷人。在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，一个住在肮脏、简陋的贫民窟里的人不是真正的穷人，而打着赤脚、衣不遮体的流浪汉，才是真正的穷人。

作者指出：消除贫穷人类大有可为，但是要实现财富的绝对均等，这还是一个良好的愿望。笔者认为，导致贫穷有多个方面的原因。主要表现为这四个方面：首先是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。其次是自然环境的恶劣。然后是教育水平的落后。最后是社会救助机制的缺失。



# 单人旅行

◎ 张旭

《单人旅行》是小说家苏伟贞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名女子不断地试图逃离都市而最终不能。作者有意借由单人旅行回溯至更深的因缘，具有强烈的

现实性，以一场轻飘虚渺的人间游戏，赋予作品独特的悲凉气氛。状写个体生命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，苏伟贞的文字始终辽阔高远，极致通透，狂野

我青少年时代的信仰、嗜好和追求是向往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这也成了我人生是否幸福快乐的重要标志。然而这样的嗜好和追求，在我的学生时代是白日做梦，异想天开，因为我处的学生时期是“文革”年代，那是个黑白颠倒，腥风血雨的时代；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不要知识只要愚昧的时代，所有的中外经典名著成了“帝、修、反”的东西，甚至反映中国人民反帝、反封建，讴歌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小说也被当作“毒草”，纷纷遭遇烧毁或禁读。然而乌云总遮不住太阳。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中国人民赢得了晴朗的天空，思想文化出版界呈现出一个明媚的春天。许多被禁的中外名著得以开禁出版，也为我们爱书者创造了悦目的福音，我更是欢天喜地，犹如干渴遇甘露，如饥似渴地淘书、买书、借书，青少年时期梦想“读万卷书”已不是奢望，也不是高不可攀，而是唾手可得了。我是买呀！读呀！藏呀！书成了我的上帝、我的天使，也成了我幸福快乐的指数。在我以后漫长的30多年的日子里，不仅快乐地读完了万卷书，还收藏了万余册书，其中不乏善本名著，我不仅成了快乐的阅读者，还成了幸福的爱书家。

# 读与行

◎ 翁长松

我不仅爱阅读，还喜欢行走。一个渴望知识的人，一个有作为的人，不仅要学会读万卷书，还要善于行万里路。如朱自清、巴金、余秋雨等现当代学者个个都是爱读书，爱行走和旅游的人。朱自清在《你我》一书中，宣称“旅行也是刷新自己的一帖清凉剂”，为此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还跨出国门登日本富士山，去俄国凭吊列宁墓，去美国瞻仰自由女神，到南非洲去看茫茫的大沙漠，从中获得幸福快乐的情感。巴金于1927年写成的第一本散文集《海行杂记》，写的也是他从上海赴法国的旅途经历；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、《千年一叹》等书也都是旅游话题，讲旅游、谈历史、话文化、长见识、开眼界、知天下，让人认识到书本的知识是间接的，是有局限性的，只有行走，才能身临其境，才能掌握真才实学。春去秋来，多年来先哲的遗训在我脑海中如雷贯耳，以他们为榜样，不仅孜孜不倦地读书、淘书、藏书，还围绕书的话题撰写出版了6种著作，颇感有书真可贵，无事小神仙；一书在手，其乐无穷。然而我

而又自由。苏伟贞著有《沉默之岛》、《红颜已老》、《魔术时刻》、《单人旅行》、《过站不停》、《时光队伍》等众多备受赞誉的作品，是一位具有独特美学观的女性文学作家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屡受重量级评论家力荐。作品曾获《联合报》百万文学大奖。

不仅是个爱书家，还是个爱出行的旅行者。尤其是近十余年来，在工作读书之余，爱寻觅历史名胜，沉浸于名山大川的天地中，足迹遍及西藏、新疆、内蒙、东北、贵州、云南、宁夏、广东等，还走出国门，远涉重洋，去过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、土耳其、埃及、肯尼亚、日本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访问和旅游，领略异国风土人情和社会制度。人类地球村的博大精深，丰富多彩，和谐友好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如今能到过如此众多的异国他乡度假旅游，这是在改革开放前连做梦也不敢想的，深感人生赶上了好时光，幸福快乐，为祖国繁荣富强倍感自豪，也使我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愿望和追求得到了完美的践行。为了凸现读与行的主题，故我将近几年撰写的部分读书、旅游等文章汇编成册，取名《话书说游集》，与书友、读者交流，以期有更多的人去爱书、读书，去出行、旅游，享受生活，享受幸福人生。《话书说游集·自序》辑录。

